

# 指尖飞针藏巧思 抹额英姿风尚录

郭文杰



图①图②为清代服饰收藏家何志华收藏的各式顶针

## 方寸之间慈母心

顶针:又称,抵戒、针箍,是缝纫时常用的辅助工具。它一般套在手指(多为中指)上,能借助金属等材质的硬度,抵御针刺带来的压力,保护手指,让缝纫操作更顺畅,在传统手工缝纫场景里很常见,多为铜制。

青铜文明的星火照亮了顶针的起源,青铜时代的“顶针装置”:山西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出土“别人守囿车”青铜挽车,鸟形装饰内置可转动的顶针状部件,虽非实用顶针,但其设计显示对“指尖工具”的早期探索。

顶针(古称“钁”“指钁”)的明确记载见于宋代文献《东京梦华录》,但其实物遗存罕见。考古发现中,早期缝纫依赖骨针与手指直接配合,顶针作为辅助工具可能晚至金属时代(如铜、铁材质)才普及。目前,所见最早的金

属顶针实物多见于明清时期,如北京定陵出土的明代金顶针。

先民在冶铁技术成熟后,将“推针护指”的智慧凝练于方寸之间,《琼州府志》载宋元时期闽南渔家女以鲨鱼皮制顶针,内嵌螺旋纹以增摩擦,竟暗合现代机械防滑原理。至明清,苏州银楼创制出鎏金点翠顶针,镌刻“五蝠捧寿”纹样,既是工具又作嫁妆,见证着古代女子“德言容功”的礼教传承。

老天津胡同里的顶针藏着诸多变化:皮匠用驼骨雕鹰首顶针,借猛禽利喙意象破厚革;绣娘使翡翠镂空顶针,透光查验丝线走向。1937年《申报》记载上海裁缝罢工事件,工人高举顶针为标志,将“指尖铁甲”化作劳工权益的象征。

当缝纫机的哒哒声席卷民国弄堂,苏州绣庄反其道推出“节气顶针”:立春款嵌梅花铁,惊蛰款铸雷纹铜,每个凹痕对应节气物候。据传,天津劝业场更发明音乐顶针,推针时簧片震动奏《茉莉花》,让枯燥劳作变成指尖音乐会。

这枚顶针儿(图②),为铜质顶针,是几十年前的产物,它虽小,但记录了那个时期生活的过往,和女性的辛劳汗水,残存着无法褪去的温度。几十年前,妇女干活离不开顶针,戴着顶针,只见针在布上穿行流畅,看不见它的存在,它已经和灵巧的手合体了,这是多少汗水积攒出来的灵动、勤劳和智慧相伴。

## 饰韵流变古今情

抹额:又名额带、头箍、卧兔儿、五



图③图④为清代服饰收藏家何志华收藏的抹额

毒额、珠勒、渔婆勒子、勒子,女性用品,制作年代,约在清末民初,缎面材质,黑色,呈蝴蝶状,上面有花饰,保存完好无破损。

起源与早期形态可溯源先秦时期,可能源于原始社会的额带,用于束发或驱邪。先秦时期已有“頍”(kuì)的记载,《诗经·小雅》中“有頍者弁”或许就指早期额饰。到了汉代,抹额多为布条或丝帛制成,士兵用红色“帻巾”束发(如《后汉书》载“赤帻武官”),那时兼具实用与标识功能。唐代抹额常用于军队,作为武官或士兵的标志。《全唐诗》中多次提及,张籍《将军行》:“红罗抹额坐红旗,白马金鞍从武威。”唐代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,杨贵妃曾赐安禄山“红绡抹额”,象征恩宠。后来安禄山叛乱,民间戏称“红绡抹额”是祸端之始,抹额无端替罪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抹额成为女性

装饰,材质由粗布升级为锦绣,缀以珠玉(如《洛神赋图》中女性额饰)。

唐代抹额华丽繁复,与“步摇”“花钿”搭配。男性亦用抹额,如唐玄宗曾赐大臣“红罗抹额”以示恩宠。宋代抹额被纳入服饰制度,《宋史·舆服志》中载,后妃需佩“珠翠抹额”,民间则流行刺绣抹额,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记市井女子“戴窄额子”,即指细条状抹额。

到了明代抹额成为女性标配,形制变宽,称“额帕”,冬季用貂鼠等毛皮制成“卧兔儿”,《金瓶梅》第六十八回有这样描写:“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、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、妆花膝裤、大红凤嘴儿鞋,灯下海獭卧兔儿,越显得粉浓浓雪白的脸儿。”看来,除去装饰性外还有保暖功效。

时至清代早期,抹额依旧是重要饰品,《红楼梦》第六回,宝玉见黛玉,抹额是点睛之笔,“却是位青年公子: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,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,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……”到了清末,满族“额箍”与汉族抹额融合,发展出“钿子”“昭君套”等变体。清末抹额逐渐退出日常,仅存于戏曲,如京剧清代戏曲中《打渔杀家》渔家女佩戴的窄边抹额,材质多为素缎或麻布。

抹额、勒子早已退出现代人的服饰,作为传承演变几千年的服饰,流失得让人遗憾,说来服装日益简单化、暴露化,服饰表现过于直白,过去引以为美的文化的消逝,或许也是重大损失。

(本文选自作者郭文杰即将出版的《何以惊艳——百话何志华收藏》一书)

# 四喜图瓷盘登台 婴孩纹饰暗藏人生幸事



节目现场持宝人带来的家藏瓷盘

在《艺术品藏拍》节目中,持宝人席女士带来了一件特殊的家藏瓷器——绘有婴孩图案的瓷盘。这件瓷盘是席女士当年与父母一同购得的,如今已成为

她最珍视的藏品之一。节目现场,嘉宾主持人玮琛看到盘上憨态可掬的婴孩纹饰,不禁笑言:“这莫不是父母对您‘早生贵子’的美好祝福?”

席女士听后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她回忆道,当年与父母在古玩市场初见这只瓷盘时,就被盘面上几个活泼可爱的婴孩形象所吸引。“父母说这盘子看着喜庆,就买了下来,后来一直放在我家。”席女士坦言,自己也曾猜测过这些婴孩图案的寓意,但始终没有确切的答案。

对此,瓷器专家刘渤老师给出了专业解读。他指出,这只瓷盘上的画面并非普通的婴戏图,而是传统纹饰

中极为经典的“四喜图”。所谓“四喜”,源自宋代汪洙所作的《四喜诗》,诗中总结人生四大幸事——“久旱逢甘露,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。”刘渤老师进一步解释,四喜图在明清时期的瓷器中较为常见,通常以四个婴孩形象来象征这四件人生幸事。每个婴孩的动作神态各不相同,有的手持书卷寓意金榜题名,有的作相拥状暗指洞房花烛,有的执杯对饮象征他乡遇故知,有的仰面承接喻示久旱逢甘露。席女士这只瓷盘上的四个婴孩,正是以这种含蓄而生动的方式,将四件人生大幸事融于一画。

“原来不是催我生娃,是祝我人生圆满啊!”席女士感慨万千:“当年和父母一起买下它时,只觉得好看。如今再看到这只盘子,才真正体会到他们当年的心意——把对女儿一生顺遂的期盼,都藏进了这四喜图中。”刘渤老师介绍,这类四喜图瓷盘多为民窑烧制,虽不及官窑精美,却更贴近百姓生活,承载着普通人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从胎釉和绘画风格判

断,这件瓷盘应为清中晚期制品,品相完好,纹饰清晰,具有较高的民俗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。

节目最后,席女士表示,这件瓷盘将作为传家宝继续留在身边。“它不只是一个盘子,是当年父母陪我一起挑的念想,更是他们藏在画片里没说出口的祝福。”



如果您有藏品需要鉴定,请留意每周二的节目,或者关注《艺术品藏拍》微信公众号(右图),第一时间掌握栏目动态,获取最新鉴宝信息。

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文艺频道《艺术品藏拍》播出时间:每周二21:10。